



『不平静』的安德索夫斯基

◆ 安可

波兰钢琴家皮奥尔·安德索夫斯基,数年前来过上海音乐厅,当时他演奏的风格和所呈现的音响与众不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一直期待能再次聆听他的现场。2017年3月5日,他再度光临上海音乐厅,独奏了一场名为“不平静的旅行者”音乐会。

安德索夫斯基是位有故事的钢琴家,无论是年轻时参加比赛,还是成名后的音乐会,均以不妥协的特立独行而闻名,各位如有兴趣可以上网看一下。本场音乐会冠名“不平静的旅行者”,取自于他的同名纪录片,该纪录片阐述了他对音乐的思考、他的演出以及他的波兰匈牙利根源。我当年看了以后,更加深了对他的印象和理解——这注定是一位要弹出不同声音的钢琴家。此番的上海音乐会,秉承了他“不平静”的音乐理念,留给人们更多的是惊讶、思索以及音响上的刺激和审美的挑战。

音乐会弹了三位作曲家的作品:莫扎特、雅纳切克、肖邦。如果是抱着海布勒、菲尔库斯尼、鲁宾斯坦的感觉来听(这三位分别是演奏莫扎特、雅纳切克、肖邦的标准权威),那恐怕是要失望的,因为安德索夫斯基弹奏的是不同的声音。

上半场两首莫扎特:C小调幻想曲(K475)和C小调第14奏鸣曲(K457)。前者创作于1785年,比后者晚一年,但出版时是一起发行的。因为两者在调性和乐思上有关联,所以演出时经常是合为一体的。如此,C小调幻想曲就成为C小调第14奏鸣曲的第一乐章(K457本身有三个乐章)。安德索夫斯基此番演出也是如此,但他在结构上有新的布局,他先是将K475与K457的第一乐章连续演奏,然后是一个明显的停顿和休止,再接着演奏K457的后两个乐章。也就是说,他将四个乐章(如果把K475也算作一个乐章的话)分为两部分,别出心裁,令人玩味,总体上更有一种平衡感。

莫扎特后期的钢琴音乐(这里主要指他的奏鸣曲),不像前期那样的一味轻松、明快、优雅,增加了沉思性的厚重、黯淡和悲伤,这与他曾经不如意的经历和母亲早逝有关,我们甚至能在他的K457第二乐章中听到贝多芬“悲怆奏鸣曲”的音调(是贝多芬借鉴了莫扎特?),因此需有不同的演奏表达。如果说通常演奏莫扎特是用书法中的行书的话,那么安德索夫斯基用的是楷书,一点一划,一撇一捺,轮廓分明,金钩铁画,增强了阳刚之气和悲剧感。演奏用时也比较长,约35分钟(一般是30分钟)。写楷书的速度肯定比写行书慢。我这里用的是一种比喻,比喻嘛,只能是比喻,千万不要生搬硬套,因为安德索夫斯基也有快的时候,那是一种金光灿灿大刀阔斧的快。还有,他善用重音和休止,色调硬朗,高音犹如喷射的激光。

有乐迷不喜欢安德索夫斯基演奏的莫扎特,后来我把这位乐迷的现场录音带回家,与海布勒的版本反复聆听比较,还是觉得安德索夫斯基的演奏驱动力更强,更有一种现代音响的美学意味。

如是观之,下半场的演奏就是依循这样的风格。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钢琴套曲《杂草丛生的小径》第二部5首小品、肖邦的玛祖卡(作品56和59)、降A大调波罗乃兹幻想曲(作品61),安德索夫斯基始终在发出自己的声音,你可以有疑惑或不同意,但他依然我行我素,阔步向前。近年来,这样不同的声音我们已听到过多次,如俄罗斯钢琴家阿凡纳西耶夫、波格莱里奇。也许,现在的钢琴演奏,已进入了演奏家个性化的年代?

我们以往认可或欣赏的钢琴家,大都有以下标准:歌唱性好,声音圆润,音色温暖,悦耳动听,忠于原谱。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木”,木味越浓越好。为什么有乐迷喜欢LP,就是这个原因。而现代音响就像CD,解析力强,有金属声,所以听惯LP的人不太喜欢听CD。殊不知,当年发明CD,其用意就是为了改进LP的不足之处。

难以有统一标准,那就和平共处吧。艺术欣赏没有你对我错、你死我活,个人爱好而已。不过,丰富审美趣味,拓宽艺术眼界,总是不无益处的。“不平静”的安德索夫斯基,给人以“不平静”的思考和启发。



纪念一位大师,更是纪念一种精神 ——评黄英致敬卡拉斯音乐会

◆ 任海杰

今年是歌剧女皇玛利亚·卡拉斯去世40周年,全世界的纪念活动和音乐会估计不会少。原定韩国女高音曹秀美在上交音乐厅举办一场纪念音乐会,后因故不能前来,改由中国当今著名女高音黄英救场——“中国夜莺”致敬“歌剧女皇”。看了节目单,有乐迷也许会说,擅长抒情和花腔的黄英,与卡拉斯的嗓音不是同一“路子”,既然是纪念卡拉斯,音乐会的曲目中为何几乎少见卡拉斯的招牌曲目?但我不这么认为。在歌剧演唱史上(以有录音为准),卡拉斯全能而多变的嗓音独树一帜,谁一味模仿她,很可能会是东施效颦,而且也不可能。我们纪念卡拉斯,更重要的是纪念她为艺术倾情投入执着追求的忘我精神和艺术本质,因此,黄英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演唱最能展现她艺术特色的曲目,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智而又尊重艺术规律的选择。

这场独唱音乐会是由莱比锡歌剧院终身客座指挥、德国指挥家马蒂亚斯·福雷姆尼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伴奏。上半场,黄英唱了两首,首先开唱亨德尔歌剧《里纳尔多》中女主角阿尔米娜的咏叹调“让我哭泣吧”,这首名曲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整部歌剧的名气,曾经出现在西方电影的插曲中。黄英的演唱深情委婉,运腔自如,抒发出人物悲哀无奈的深切之情。第二首是莫扎特音乐会咏叹调“你有一颗忠诚



的心”,黄英的演唱优雅亲切,对莫扎特特有的韵味和气息掌控堪称一流,惟妙惟肖地表达出一名女仆对爱情既渴望又怀疑的矛

盾心情。

下半场黄英唱了四首,唐尼采蒂歌剧《唐帕斯夸莱》中诺莉娜的咏叹调“那动人的目光”,黄英对意大利传统美声中卡瓦蒂纳-卡巴莱塔双重结构的掌控和演绎非常出色,灵动自如;罗西尼歌剧《赛米拉米德》中的咏叹调“希望的曙光”,是极为考验女高音流畅贯通的气息以及对罗西尼大量花音装饰掌控的招牌曲目,黄英胸有成竹,舒展自如;普契尼歌剧《燕子》中玛格达的咏叹调“多雷塔做了什么梦”,黄英的演唱婀娜多姿,声情并茂,普契尼的奶油味道浓极了,极品!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的名曲“我听到一缕歌声”,大概是罗西尼所有女声中最著名的曲目,集花腔、戏剧、抒情于一体,也是本场音乐会中黄英向卡拉斯致敬的代表作,跌宕起伏,徐疾有致,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在此特别要提到黄英出色的花腔运用,颗粒感、连贯性和气息韵味的把握,堪称一流,令人赏心悦耳,极为陶醉。黄英在安可了一首普契尼《我亲爱的爸爸》后,最后又安可两首中国歌曲:绥远民歌《小路》和青主的《我住长江头》,颇为意味深长——演唱事业犹如弯曲小路,后者表达了恋人的坚贞信念和崇高情操,是否象征了黄英对卡拉斯的崇敬之情?

黄英本场音乐会的成功,显示了她自知之明的智慧,她不唱不属于自己的曲目,她在自己合适和掌控的范围内尽情挥洒,要不是指挥和乐队有几处高潮时音响过猛了些,演唱效果会更好。这场音乐会的乐队曲目别具一格,全部是瓦格纳(除了安可是勃拉



姆斯《匈牙利舞曲第一号》),有《纽伦堡名歌手》前奏曲、《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爱之死”、《罗恩格林》第三幕前奏曲、《帕西法尔》中的“圣星期五的奇迹”。在上海如此少见的瓦格纳音乐,吸引了不少瓦格纳迷前来观赏。上交很少演瓦格纳的音乐,乐队和乐器的配置也不够(比如瓦格纳号),因此演奏水准参差不齐,相比之下,《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前奏曲与“爱之死”演奏得最好。在此有个想法,既然是纪念卡拉斯的音乐会,唱段中已经少见卡拉斯的招牌曲目,那么乐队演奏是否可选择一些卡拉斯演唱的招牌歌剧中的音乐片段?比如:贝里尼《诺尔玛》、唐尼采蒂《拉美莫尔的露琪亚》、威尔第《茶花女》……如此是否更符合本场音乐会的主题?

剪裁妙处非刀尺

◆ 何士雄

感情。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称赞谢欣“肢体灵动,反映迅捷,个性直率,是一个将舞蹈融入骨髓的女孩,极具个人特质的身体语言,充满张力,技术与情感在作品中完美融合。善于吸收各艺术流派的精华,是一位难能可贵的现代舞者”。

应该说,谢欣不仅是个难能可贵的现代舞者;还是个才华横溢的现代舞编导。但她与现代舞的结缘却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谢欣出生于文艺世家,母亲是位京剧小生演员,父亲是位歌唱家,在她的亲戚中曾有五个孩子是习舞的,当然,如今硕果仅存,唯有她还坚守前行。谢欣8岁学习舞蹈,11岁考进江西省文艺学校,她能随着音乐自编自导,翩翩起舞,从小显露很高的舞蹈天分,毕业时,正好广东舞蹈学校与中国现代舞先行者曹诚渊等合办现代舞大专班,学校老师通过在广东舞蹈学校的朋友坚持把谢欣送往那里深造,自此,谢欣与现代舞结下不解之缘。她说:“现代舞不是我的选择,但是学习现代舞后越来越感到这是一条很棒的路,因为现代舞是一种思维更自由、更能体现独立想象和智慧的表现方式。”

两年现代舞大专班结束后的十个春秋,谢欣相继在广东现代舞团、上海金星舞蹈团、北京陶身体剧场、雷动天下现代舞团担任主要演员。2014年她离开了舞团,谢欣说:“离开舞团并不是离开舞台,而是给自己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广阔的舞台。”2013年始,她先后赴美国、德国、以色列、法国留学,孜孜以求学习现代舞,不断充电。2014年成立谢欣舞蹈剧场,专注于身体研究、

现代舞教育和现代舞创作。目前,已成为中国现代舞发展的中坚力量。

自2006年至2016年,谢欣在这10年中创作了《十》《慢·漫》《一撇一捺》《听见身体》等20余个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国内外比赛中屡获金奖。如《彼时此刻》荣获2016年“荷花杯”的金奖;《十》荣登2015年第14届意大利罗马国际舞蹈大赛榜首;《慢·漫》在第13届首尔国际舞蹈大赛中“蟾宫折桂”等。可见她的作品在国外十分受欢迎。2016年7月,她参加在一个小镇举办的芬兰艺术节,献演《十》等2个小节目,引起轰动,她的名字不胫而走。艺术节组委会决定邀请谢欣一台节目,于2017年再度赴芬兰演出。

国外对谢欣作品的评价是“具有东方性,富于浓郁的东方特色”。谢欣说:“我们不是刻意去表现东方性,而是东方性溶于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在骨子里,在作品里是很自然的流露。如圆润、流畅、呼吸、重心的连接等,都是很东方的美”。谢欣既是演员,又是编导,时间对她来说确是“寸阴寸金”。她说:“从我睁开眼睛到睡觉,几乎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仅排练《一撇一捺》她就瘦了五斤。真是“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何况作为一位编导“一定要有自己的切入视角和独特的表达方式”。谢欣如是说。因而,她的作品不仅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富于哲理。正是“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如今,谢欣已落地上海,她激动地说:“上海很开放,琳琅满目的演出会让你看不过来,令人兴奋,上海真的很棒!”我们期盼她能在海纳百川的上海闯出一片新天地。

